

心中的牵挂

□ 王召一

小时候母亲常对我说,等到月亮变圆了,中秋节也就到了。长大后,每逢中秋节,我总是喜欢抬头望月,望向遥远的牵挂和心中的责任。

出警回来,我坐在宿舍的床上,润了润嗓子,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依旧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给我诉说着家里发生的一切,并问我几时回家。“妈……中秋节我要在单位值班,不能回家了……”我小心翼翼地说。电话的另一头陷入了沉默,母亲不再讲

话,我也不敢开口。片刻后,还是母亲打破了僵局,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我安慰般地重复着:“不回来也好,在单位好好工作。”母亲的语气很平和,但我能感觉到母亲的落寞。临挂电话前,母亲再三叮嘱,不管多忙多累,一定要在月圆的时候,吃口月饼,寓意着平安团圆,从母亲的声音里我听出了她对我的牵挂与思念。

小时候,中秋夜是最温馨也是最有童趣的夜。吃过晚饭,母亲便在老榆树下摆上一桌丰盛的晚餐,冬瓜炖小鸡,新鲜的大红枣、柿子,白面馍,嫩玉米棒子,

煮毛豆,还有父亲最爱喝的一瓶老白干,一家人围坐桌前,开心的话儿说不完,月饼甜蜜的味道荡漾在皎洁的月光里。

我坐在母亲的身旁,听着母亲讲那些早已熟悉的神话故事。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尽管故事并不新鲜,人们早已讲了千遍万遍,母亲也是年年讲,但,每年中秋节听母亲讲这些故事却并不觉得厌烦,总会有新的遐想。

在母亲轻轻地叙述中,月亮悄悄爬上菜园的篱笆,爬上低矮的屋檐,爬上高高的树梢。柔柔

的月光流水般映照着有些宁静的乡野。

我思绪万千,早已忘记这是第几个中秋节没有陪伴在她的身边了,母亲早已白了头发,脸庞也消瘦了一些,走起路来也没有了往日的矫健,唯有那慈祥的笑容,依旧和蔼可亲,让忙于事业的我温暖又心安。

一个电话,两头牵挂,心中挂念着亲人,肩上扛着民警的责任。一家不圆万家圆,我们的团圆在警徽上、在警旗上,更在老百姓的笑容里。

(作者单位:南宫市公安局)

于闲适恬淡中守望烟火尘世——读刘存根散文集《寻吟闲寄》有感

□ 权鸿雁

品读存根兄的散文集《寻吟闲寄》,每每读至心起微澜处,读至击节感叹处,读至掩卷深思处,都极想留下几行文字标注,以记感悟解惑之言。然而,面对一位学识渊博、建树颇丰、品涵甚佳的兄长,又恐从内心生发的高山仰止之感,以寥寥之笔区区行字难以尽述。

多年前与存根兄相识,初读老兄所赠《寒窗独语》,感同于老兄的家国之思、羁旅之愁和责任之忧,竟至泪流满面,彻夜难眠。从那时起,两个年龄、职业、经历迥异的人,一见如故,遂成为知己好友。明媚早春我们在树下煮青梅、论英雄、谈人生;寒冬腊月,我们在桑干河边烤馒头、呷香茶、吟风月;万物萧瑟,我们在滹沱河畔辟蹊径、寻野趣、摘“灯笼”……其甘若醴,其明如光,其温如玉。最喜品尝老兄的那一碗从凌晨开始蒸制,直到晚上才起锅的秘制小烧肉,酥烂而形不碎,香糯而不腻口,人间至味妙不可言!想来,人这一生中,难得有存根兄这般恬淡意趣之人,一世栖居在灵魂深处,与我冷暖相知,共同守望烟火尘世生命如初的庄重和美丽。

近年来,老兄寄情山水,笔耕不辍,精进不息,他的塞外题材和游记题材散文写作走在了当代中国散文的前列。今年8月8日,张家口涿鹿县文联又专门为他举办了高规格的散文研讨会,来自全国的散文名家会聚一堂,对存根兄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深为他取得的卓然实绩感到快慰!

《寻吟闲寄》这本书共分入境、化意、撷灵、窥玉、乡晖五个部分,如果单就文学来说,这本书无疑是研究和理解存根兄创作历程和作品脉络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我更关注的是,在当下巨大的物质规则之下,他能在庸常生活之上剪开一个个豁口,灌注一脉安闲悠然之气,寄赋他对人生、对生命的深沉思考,并贯穿一个个豁然通透的时刻。

(作者单位:河北省公安厅)

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世间山水万物中,蕴涵着巨大的包容和智慧,会给人无数的知解。比如:他在《天街云水》中写道:“生命需要出走,需要异境的重塑,需要自新的反证。”我们的精神更需向稍远的生活外层游离,从山水中萃取理智与清醒的养分。他在《阳光残留的诗意图》中写道:“不知是侥幸还是命运的眷顾,我们享有舟车之利,驿馆之便,日行千里不在话下,却身心俱疲。”我们生活的城市喧嚣又冷清,热闹却孤寂,时刻让人们紧绷着、对抗着,更须在张弛之间维系生命的平衡。他在《走进火山口》中写道:“一个人,一群人,一种社会形态,在大自然面前算得了什么?”品读山水,可以领悟到世界的兴衰变迁,人类的渺小和无奈,也才能真正懂得谦卑敬畏和严谨,以谦恭求实的姿态,去探求未知世界的真相。他在《穹顶之高》中写道:“我依然游走于苍穹之下……只是透着莲的香气,还有一层雾的迷了而已。”或许走过千山万水,才能廓清内心物欲的迷雾,才能赢得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他在《幻听》中写道:“在许多人那里,谎言比真相更有趣,更有自欺性,更让人享受。”我们总在追求自己在别人认知中的存在,往往忽略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而陷于焦虑惶恐之中。

然而我总觉得,如果单从文学视角去看待《寻吟闲寄》不免过于单薄,它最触动我的还是有关生命与审美的思考。他当过老师、五金公司售货员、县机关秘书,到乡村扶过贫,现在任县作协主席,近几年又游历了祖国的许多名山大川和历史名城,可谓是走南闯北。他的《履迹心光》《啖尘品隐》《寻吟闲寄》三部曲,按他的话说,是记录思想片段的,想不到又缀连成了一道风景。“履迹情结”,即便是已过知天命之年,但他仍然笔耕不辍,以期思想上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工作中能找到破题的钥匙。在丰厚的《寻吟闲寄》中,能聆听到他生命意识的觉醒,在生命价值、意义和归宿层面上的不断认识和自觉追寻,努力实现对个体生命的自我感悟与认知。纪德说:“流动着的水不是一面好镜子,但当它停下来时,人们都可以从镜子中窥视到自己的面容。”那些镌刻在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便是“停下来的水”,集合起来就是一面清澈的“生命之镜”。

存根兄的著作《寻吟闲寄》是一部生命叩问、与我不断重逢的力作,让生命形状自然进入审美的多维空间,使作品充满了哲学思辨与美学意境,他在烟火尘世与精神高原之间编织了一条看不見的纽带,让读者在发现生命、认识生命的同时,又在丰富着生命、升华着生命。从人生的终点回望原点,烟火尘世的至情至味,总是蕴涵在那裹腹的一粥一饭的人间烟火里。生命求索走到最后,我们所面对的,唯有自己的内心,而于闲适恬淡中,守望好只此一世的细碎冗繁,看淡、放下,释然,或许才能真正皈依自己的精神故乡。

文章是案头之山水,

正视自己的角色

□ 付文华

我曾站在一棵粗壮的三角梅下观赏苍山和洱海,三角梅的苞片耀眼,柔如彩绢,一簇一簇憩在柔软的枝条上,本就清丽的山水也跟着分外娇媚了起来。那是我跨越千山万水探寻到的景色,并为此流连忘返。

回来的路上,我想到家乡山川花树,那里山峦叠翠,洞水依依,多是高大的落叶乔木,颜色不似南方那般常绿青常,花开叶落间却也极尽着生命的繁茂与顽韧,那是一种别样雄壮的美。

于是,我有了一些思索。跋山涉水去看远处的景色,究竟有没有它的意义?答案是:有意义。当你放下一切,背起行囊奔向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并一步步探寻,你的心态前所未有的放空,那些新异的风物因了从未有过的心境加持,越发让人流连沉浸,频频驻足。前人有云: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这条探寻他处美景的路上,这双眼睛总会分外明亮一些。

现实如此,我们习惯了工作和生活中日复一日地负累,想要抽出身来走远一点,飞高一些,让那些困惑和矛盾看起来微不足道。急速的飞驰,抑或几千米高空之上的翱翔确能给人带来一种洞然与超拔。眼睛由近及远,自上而下,身体也跟着放空于无边的辽远,我们原是这般渺小。

从高空放眼山川草木,多是一样的绵延、一样的幽绿。单就树木而言,因生长环境不同,它们形态不一,姿态万千,或直立挺拔,或虬曲盘旋,或从容雍雅,或顾盼生姿。而那横跨南北的河流不知灌溉哺育了多少子孙,那蜿蜒纵横的山脉不知见证了多少世世代代,其功用和意义与盘踞一隅的水塘山丘又不在一处格局,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飞机舷窗处放眼俯视,和地面上的登高临远感受亦有不同,前者知一目千里万里之大,于是谦卑;后者自视甚高却不自知,又弗如远甚。我曾于高空处俯瞰一条被连绵的山脉环抱的河流,它舒展流淌着,就在一个山间拐点处,两侧的颜色却截然不同。一侧是混浊的土红,一侧是澄澈的墨绿,两种颜色中间甚至没有一个渐变过渡的过程,只因含沙量不同,便有了这泾渭般的分明。

我想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老话,你看,即便是一衣带水的乡邻,可能只因为一家在南一家在北,一家靠东一家偏西,认知和风俗便迥异开来了。你说河水赤红浑浊,他说风来碧波荡漾,加之每个人的体内又流淌着来自各人祖辈血液里的基因,于是,一切存在即为合理。有时候我们只需要往高处走走,把眼界打开,让心胸宽广,和不同便可视为大同。

同而不和也在所难免,你看那半空中一团团、一簇簇的云,它们有的稀薄,有的浓重,有的抱团紧蹙,有的随风背离。不要质疑那阵风,志同道合者总会殊途同归,貌合神离者也终将不相为谋。

少年偏爱摇摇欲坠的日落,殊不知此刻拥有的,是一生中最明媚的曙光。每一种存在都有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个世界严谨又随意地存在着,要相信一些机缘,正视自己被恰巧赋予的角色。

如果是一棵树,就静静地耸立,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如果是一朵花,就含苞怒放,吐露馨香,招来蜂蝶;如果是一条河,就顺势徜徉,福泽一方;如果是一朵云,就飘浮聚散,成烟聚雨。心之不同目之色异,百般体味,千番解读,便知世界之繁,其趣大异。

(作者单位:邯郸市交巡警支队)

战友情谊

□ 梁桐纲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有战友动议,想把阔别三四十年的连队战友们召集到老部队驻地,见见面、叙叙旧、念念战友情,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不少战友的响应。然而,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扩编组建我们团队直属高射机枪连,到连队装备几经更替升级,再到世纪末撤编,这支战斗的集体在内蒙古走过了漫漫27年征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数以千计的战友们来自五湖四海,又退伍各奔东西,再加上过去通信联络不发达失去联系,要想把不同年份的战友尽量多地联系起来,实属不易。筹备组的战友采取本地兵互联、同年兵相找等多种办法,争取寻到更多战友来欢聚一堂。当时,我把寻找同年入伍的河南开封兵田进的事儿揽了下来。其实,在这之前,我凭着三十多年前的记忆,就找寻过田进战友。当时,我凭着印象中当年田进给他母亲写信的地址,把电话打进了原开封地区人民医院离退休处,寻到他们母子居住的小区,又联系到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得知他们的房屋空置多年,留下的电话已成空号,找寻的事儿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

战友要相聚,我重启了找寻田进战友的过程。最终经过多方努力寻找,在另一座城市寻到了他,那个激动劲儿难以言表。后来,我们通了话,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军语,电话两头充满着亲切

与狂喜,这或许是没有经历艰苦军旅生涯的人所不能感受到的。

找寻战友田进,有战友情,更有我们共同卫国戍边的青春友谊在心里。时间回溯到1975年的初春,我们几十名清一色的河北老兵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补充到了高机连。在大家已经分到班排,投入到紧张的战备施工一段时间后,一个河南新兵又从其他连队补充到了我们二排,大家叫他田进。田进一米七左右的个子,显得有些瘦弱,性格柔中有刚,白皙的脸庞常带着笑容。与战友们挥动粗壮的双手劈山施工所不同的是,他刚开始劳动时,常常要给他那双灵动柔细的手指戴上一双白手套。我曾经调侃他:

“嘿嘿,你这样,哪像一个经受锤炼的革命战士?”他回怼我:“你懂得什么,我的手就是我的饭碗。”他说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田进比我们同年兵大多年长几岁,是当年入伍规定的最后的适龄青年。在地方宣传队,他已经是一名出色的手风琴演奏员,作为特招的“文艺兵”,他来到了列编高机连二排的团战士业余演唱组。业余演唱组的特点在业余,在没有排演任务的时候,演唱组的战士们要和全连战友一样摸爬滚打,甚至要付出更多时间和体力来完成训练、施工任务,完全不同于专业宣传队。记得不到一年的时间,田进便完全融进和适应了这个别具一格的战斗集体。施工训练时,他的白手套不见了,身体也较前硬朗了,更有那悠扬的

琴声常常飞进战士们的耳畔,且大多是在业余和别人休闲的时间,常见他双肩挎着风琴,双手按着键盘,脚板打着节拍,额头上汗珠闪闪发光,那个勤奋劲儿令人难忘。舞台上,他的手风琴独奏也常常是出尽风头,独领风骚。

多少年后,他的儿子田杭告诉我他的往事,使我更加了解了田进对于键盘的热爱和成才的勤奋与毅力。在田进6岁时,每天早六点,不论严寒酷暑,他会准时同为他背着手风琴的哥哥一起,来到开封包公湖畔拉琴操练,从童年到青年一练就是多年。来到了部队,他施工、训练、练琴、演出样样不误。回想起来,一个革命军人砥砺成长的过程,就犹如放电影般在我的眼前闪动。

我们入伍第一年的冬季,连首长为了进一步锤炼和考验田进这个城市“文艺兵”,决定调他到连队马厩饲养军马。当时,连队有十多匹驮运枪弹和运输物资的战马,它们是战士们的无言战友。饲养员是一个又苦又累却责任重大的岗位,田进愉快地服从命令走上了饲养员的岗位。俗语说“马无夜草不肥”,为了饲养好军马,他每晚要几次起夜,为战马添草加料。白天,他和另一位战士还要打扫马圈,清除粪便,铡草拌料,牵出马匹饮水遛弯打滚,那辛苦劲儿可想而知。即便是这样,业余时间里,他那心爱的手风琴练习,也一天没有停止过。

田进拉得一手好琴,但写的钢笔字却不敢恭维。于是,他的

最高私密,给女朋友写情书遣词造句,甚至代书的事儿便落在了我的头上。想要我代写情书,又不让我看她男朋友的来信,哈哈,那是决不能动笔的。每当此时,我便趁机“要挟”。“好,好,给你看。”田进常常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伸向褥子底下,把女友的情书给我看。于是,我为他代写情书后由他寄走。

几次过后,田进决心练习自己写信,他让写字好的战友为他写了模仿字,还从新华书店买回钢笔字帖,一有时间便刻苦临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田进写的一手钢笔字,不禁大吃一惊。短短的时间,他的钢笔字已堪称工整、秀美、力透纸背了。我赞叹他不仅把战马喂得膘肥体壮,还有爱情的力量练就了一手好字。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田进经受住了考验。后来,他在同期兵中,较早加入了党组织,还当上了班长。

重聚的那天,我和田进等战友三人来到大山中的连队马厩废墟旁。四十多年过去了,房屋只剩下依稀可辨的地基,但田进依然准确地找到了他当年睡觉的地方。“看看,那就是我睡马,让马打滚的沙地。”田进激动地指着废墟下面的一道大水沟说。我们席地坐下回忆着,只见田进流下了泪水,我们的眼眶都红了。我知道,那是对逝去不会回来的青春记忆和把青春献给祖国边疆的激动与荣耀。

(作者单位:河北公安文联)



荷 冯黎红 作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长山分局)

无名河畔的童年时光

□ 孟令伟

我生活在偏僻的农村,村南流淌着一条没有名字的小河,生活在小河两岸的人们把它叫作无名河。

多少年风风雨雨,这条无名河伴我走过了童年、少年,步入中年。每有空闲,我都会去一趟我内心向往的无名河,回忆那难以忘怀的童年时光。

无名河养育了我们这一方的孩子。我的童年生活很拮据,父亲在外地上班,母亲在生产队务农,家里有四个孩子上学。

春天来临之际,母亲东挪西借地凑钱去集市上买来几只小山羊。春天的小河缓缓流淌,两岸野菜丛生,翠柳吐出新绿倒影在小河里,那经过整个冬天沉淀的河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漫游,鸟儿在两岸啼叫。春风吹来,夹杂着野花香味,沁人心脾,那里是我童年的乐园。每天放学后,我们几个小伙伴挎上菜篮去河边打草,回来喂羊。

夏天,河水涨了,青草多了。我推上小推车,来到河边,一会儿工夫就能收获满满一小车草。回家后除了羊吃,把剩下青草晒干,作为羊冬季的食草。夏天的河边,林深叶茂,忽然间从草丛中窜出一条蛇,给我们一个惊吓,我们拔腿而逃。有时在草丛间发现一窝鸟蛋,我们欣喜若狂,轻轻拿出鸟蛋在手里捧上一会儿仔细研究,认定是河里的水鸟下的蛋后,便恋恋不舍地将鸟蛋放回巢里,期待鸟蛋孵化。

新年临近,母亲将我精心喂养的几只山羊牵到集市上卖掉,卖羊的钱一部分用来还账,剩下一部分购买新年的必需品。

多少年来,我忘不了无名河给我的童年带来的快乐。

(作者单位: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